

奴隶的后裔

落 风

观赏足球的客人很少有人真正踢打过足球。感应过足球的人，又未必回忆过足球的史前世纪。非常幸运的事件终于爆发，足球就象一根强力突击队，勇往直前，不计后果，甚至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风风火火冲杀进来。

你是球迷么。人们对这个词很恶心。但我们确实，是。许多朋友问我们，你们不是无神论者么，为什么还看足球到了……那么疯狂的地步。回答很单纯，足球原本就疯狂。

人，但凡降临人世，有思维、有感觉、有神经、有大脑、有仨俩狐朋狗友，有三五谈拢之徒，必会生出无限思维飞扬情绪膨胀。

是啊，我们为什么长年累月，却偏执于比我们更加年青的男人玩弄的游戏，执迷不悟，九死不悔。

我真想诅咒电视。假如说足球是教堂，电视就是教堂的钟声。人类生存于世，艰难苦恨，困惑不解。期望与绝望同行，我们搬起一块巨石，阳光下的人民竟如同裸虫一样无法自持。生命的航程仿佛是那群从南部非洲运往西部美洲的黑色人流。听说，所有的贩奴船队只有一艘船上的黑奴起义成功。一些黑人把生石灰放进白人熟睡的船舱，然后，灌入海水。沸腾的石灰，如同火山爆发，白人手足无措。而对火山爆发一样的石灰水，他们感到窒息、压抑、恐惧、挣扎……，但是，无济于事，白人们大多死去了。未经驯化的黑人成了唯一的主人。他们会撑帆么，他们会掌舵么。他们认不认得罗盘、指南针。那些美丽的《红河谷》，还有那支万般无奈的《友谊地久天长》，美丽依然，点滴心髓。艰苦与召唤，美好与屠杀，一念之间的人际海风，哪里还有一滴不再血腥的雨丝。可怕的斧头，高举不下。那些砍杀过羚羊与斑马的斧头。一个白人的头，落地了。

我们在拼命地挣钱，也在玩命地格斗。美好，旨在埋葬。火光，三夜不息。奴隶，无法争做主人。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自然不敢肯定罗纳尔多的血液里到底有多少奴隶之血。何如非要选择一种崇高的流氓、流民、流浪汉，我不会目击那些非凡的白人、黄人、棕人、红人。他们是赤裸的黑人。

胜利的天平一再倒向胜利者。谁在控制这方罗盘。又是谁正在点射初生的飞翔。诗人在检讨，哲学在宽容。黑人在踢球，老鲸在游泳。归来的海燕，漂白的星体。即便贝利那般人物，也是沧海中的一株罌粟花。

足球之魅力决不仅仅在于力度，那是举重铅球铁饼大片儿砍刀的事儿。足球之才艺之美，在于它浸透了人类的史前灵性。

我们踩着苍山绿水硬路白墙，还要期待什么海底明月东山日。

上个世纪末，或在这个世纪初的一天，巴西的大街小巷都在歌唱。黑人可以与白人一

起参加比赛了。但是，人格不可平等。黑人不得借口任何方式冲撞白人。如果这种现象发生，任何一个白人观众、球员、裁判、儿童、妇女，假如他们愿意，可以任意冲进场内殴打这名黑人球员，直至死亡。

奴隶的后裔没有退出球场，而象野草一般强劲地自下而上了下来。为了避开白人，奴隶们不得不在逃避白人的围追堵抢。他们象轻灵的野羊一般跃过白人，他们象泥鳅一般把足球粘在身前身后，不让白人涉足。轻盈的足球成了鸽子、蝴蝶、狮犬、羽毛。为了拒绝死亡，黑人的后裔坚强地自下而上于世。

那些早先的野蛮镣铐，土崩瓦解了。黑奴们摇身一跃，成了当今的贝利、罗纳尔多王中之王。南美洲的生猛洪水走向休渔期。

足球就是如此在人类的塔尖生出根茎。

世俗的乐趣与教学的空想一样动人心扉，足球的气势磅礴与非足球的小家碧玉恍如昨日那场海上野杀。白人在哭泣，黑人在暴动。长久的铁链可以拴系肉体，也可创造艺术。足球的艺术大师曾是生于野蛮死于野蛮的淘汰残余。

人类越来越虚弱不堪了。唯独足球可以拯起这种灵肉大滑坡。

最美好的艺术，常常生长于最残忍的角落。这，便是南美足球的全部解密。

我们无法抗拒足球的规模、领土、火光、鬼魔、彩带、燃烧一切必要的和不太必要的冲突。干嘛要奔跑，干嘛还要回避一种简单的拳脚相加。

足球可能有一种天敌，总有一天它会灭绝。残忍的旷世高人，嗜血的佛光高僧，曾经海水，今又海水，谁能裁决今天的足球波纹。

多少个年月，为奴隶的母亲，为奴隶的父亲，时时刻刻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向白人挑战，不要攻击纯血的白人。迂回地避开白人的冲动，让技术理性之花重新嫁接一种顺从的艺术。

很多侨民都被流放的时刻，必有某种大道如日的宗教狂夫英勇相随。铁血，太激烈了。我们想起了足球的艺术。确实，每种泥土的层层出壳，全都为的一种绝然的自由。

足球没有自由是因为足球中充满了无以数计的自由。足球天然自由是因为奴隶的后裔不再拥有自由。世俗的英雄与精神的领袖绝不可能同频共振。足球的唯我独尊正是独夫狂子一路纯色的自由反击。

真正的精灵永远生存于绝对的压迫。正如艺术足球的典范，生长于盛产奴隶的沃土。

人类只能怀念他们，那些奴隶的后裔，及其猖狂的魂魄。